

程

兩子

程郭董劉蔣劉第十四

程郭董劉蔣劉第十四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

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土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彧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乃見昱問

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為紹所破岱表昱為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為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曰笑而不應太祖與昱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今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都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聲者言陳宮欲自將兵東阿又使汎疑取范

更民皆恐或謂曰今日兗州反唯有此二城官等
以直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二城必動君民之
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是乃歸過范說其公斬允曰
聞呂布執君母弟妻之老之誠不可為心今天下
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
者所詳擇也得土者昌失土者亡陳宮叛迎呂布
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吾觀之布何如人哉
夫布庸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官等以勢
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必無成曹使君智略
不出出殆天所授君必固其死我守東阿則田單

之功可立也孰

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

詳慮之允流涕

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

乃見疑伏兵刺

殺之歸勒兵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毋至親也

於義應去昔王陵殺以固陵志明心子開方仕齊積年以為相是以求忠為曹公所得劉備下者怒人子之情

毋為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不歸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吾不可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乃遣庶歸欲為天也曹公亦宜遣允 是又遣別騎絕倉亭

津陳宮至不得

渡是至東阿東阿令棄祗已率厲

吏民拒城堅守

又兗州從事薛儻與是協謀卒完

三城以待太祖

太祖還執是手曰微子之力吾無

所歸矣乃表是

為東平相屯范

魏書曰是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

私異之以語荀爽及兖州反賴豈得完三城於是爽以昱夢
白太祖曰太祖曰卿當終焉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
日更名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
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
家居鄴太祖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
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
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
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
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
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兖州雖殘尚有
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

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

太祖乃止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

面彌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為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
為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
以為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耳猶羞為高祖臣
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耳猶羞為高祖臣
神武而反不羞為袁紹之下竊為天子都許以昱為尚
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

書兖州未苦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太

守都督兖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

殺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

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

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

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曹舉兵背太祖頃
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
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
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
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
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少
兵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
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
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
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

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
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
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
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
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
祖拊昱背曰兖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此宗
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是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
表歸兵闔門不出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
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
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
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
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

縱誅之宜先啓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是文帝起
入特引見曰君有所不爲也此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
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
誅太祖還聞之甚譏謂曰君非 昱性剛戾與人多迕
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閒

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

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為衛尉進封

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延及

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

將軍謚曰肅侯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
人脯由是失朝 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曉
望故位不至公

嘉平中為黃門侍郎世語曰曉字 時校事放橫曉

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

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

並建聖摛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脩厥

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

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

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後斯誠為國要

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

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

無校事之官于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

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

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認詞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為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摸公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

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揔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摸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筭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

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
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
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况新回
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
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曉別傳曰曉
大著文章多
二失今之存者
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

傳子曰嘉少有遠量漢
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

名迹密交結英雄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
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

初北見表紹謂紹

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
而功名可立也表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

人之機多端寡要奸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

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

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

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

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

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馬一軍祭酒

祖謂嘉曰本初據冀州之東青并後之地廣兵強而數為不
隨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
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言十敗公有十勝
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繫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遠勝一也
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
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
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
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

在後亭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
高議持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
又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
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
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
日前小車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思之所加皆過其
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備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
讒言或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
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
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
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
紹方此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
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
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說太祖急次之遂禽
布語在荀攸傳 傳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
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
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必禽也太祖

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
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
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
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
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
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傳子曰初劉備來
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
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為之死用嘉觀之
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宜早為之所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
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
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
不用嘉之言 案魏書 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
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
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桀
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

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

貢客所殺

傳子曰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表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

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

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案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為不同又本傳稱自嘉

料孫策輕佻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為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襲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

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

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

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

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

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一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

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意

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

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沛陽

亭侯

傳子曰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巨事之以為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

太祖將

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

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音不遠必不設備

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

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

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習其死生之計胡人

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踴頓之心成說鯁之計恐青
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
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
遠征公無慮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
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
不如留輜重輕身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
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
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
嘉深通有策略達於事情太祖曰唯奉孝為能知
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

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
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天
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
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
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實
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

魏書載太祖表曰
臣聞哀忠寵賢未

必當身念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
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
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
騎乘坐共履乘東為呂布西取駐國新表譚之首平朔土之
衆喻越險塞遠定為九震威遠東以象衣尚雖假天威易為
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勲實由嘉方將表顯短
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謚曰貞侯
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喪亡為存辱往勸來也

子奕嗣世語曰嘉孫奕通達見理奕後太祖征荊州還於

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傳

曰太祖只云東漢奉孝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

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

馬傳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

相與周旋十二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

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

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

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又與或書曰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

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

定荆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

爾何得使奕為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

人忘之

嗣世語曰嘉孫奕字泰中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應陶長柏

人今表紹以為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

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

使昭領鉅鹿問御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眾

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

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仇等數十

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

得賊羅侯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仇
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
機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

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爲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三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力不久盡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

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爲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遺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

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爵父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臣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東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許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懸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許即定奉暹失衆

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東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許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懸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許即定奉暹失衆

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楊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

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激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恃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况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

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姦
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
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
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禍祚而近危亡棄明義
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
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
良圖鄴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
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斲平虜泉州二渠
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
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

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
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
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
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
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
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
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
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
自藩衛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
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九不敢不陳

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
物以彰殊勳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
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
單驅彊齊之衆報苜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後稷王襄王加賞
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舊上之虞前世錄功蒙厚如此
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冑同旋征伐櫛風沐
雨且三十年焚夷羣凶為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
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
將功臣並侯一縣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
此豈天下所望哉

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
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
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
群臣群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
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

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
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
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立思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
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不可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
即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
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
破敗文帝即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
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巴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
侯徙昭為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
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

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
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
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
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
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
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
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
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勅諸軍促渡
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
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

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
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
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
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
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
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頓攻橋
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
私慮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
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
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

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
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
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密也正使張
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
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
僕明帝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
戶賜一子爵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
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
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
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

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
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
能糾擿毀壞風俗信以欲滋其竊見當今年少不復
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
脩爲首乃以趨勢爲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
以毀訾言爲罰戮用堂黑譽言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
言不附者則爲作也以譽券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
邪但求人道不勤經維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
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
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

探問凡此諸事皆其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調
偉之罪無以加也三於是發切詔并免諸葛誕鄧
颺等昭年八十一謚曰定侯子由胤嗣胃歷位郡
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真人也真音德漢光武子阜陸

王延後也父普母弟仰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
母病困臨終戒渙以曄以普之侍人有詔害之性身
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
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
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音

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
請擅行之罰昔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
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
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
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
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
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
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
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
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

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
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
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
數千懼其爲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
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
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覩漢室漸微已
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
勲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
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
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

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
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其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
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
賀而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
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
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
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
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
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
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群下可伐與不咸云

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為損
得之不足為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
為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
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
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策
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况明公
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於外大兵臨之令宣之日
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
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
祖還辟曄為司空倉曹掾

傳子曰太祖微曄及
將濟胡質等五人皆

揚州名士每
戰固守行軍
及夜不解而
明主非精神
州先賢賊之
說遠言以動
言宜微精神
其心矣坐罷
任每有疑事
魯轉曄為主
太祖曰此妖
如速還便自
魯可克加糧
祖不如致攻
亭傳米曾不講所以見重論國邑先賢禦
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
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
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果問揚
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無和
曰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
知便止若是者三其言趣以為遠
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
令而後曄以心腹之
至一夜數十至耳
太祖征張
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
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
耳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
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
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
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

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
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
懾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比而前
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邊得蜀日淺
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
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
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
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
太祖不從傳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
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問曄曰今尚可擊
不曄曰今已小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曄自漢中還為行軍長

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
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
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
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
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傳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
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黃初元年以曄
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
量曄一見調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
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
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
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且關

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
 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
 應之而遣使稱益州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
 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
 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
 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龍衣而取之夫一日縱
 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
 帝欲與眾伐之曄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
 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帝
 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
 之外有疆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

降一以劫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強其眾而疑敵人
 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
 其八吳蜀各保一州山川襟水有急相救此亦國之利也今
 還自相攻天亡之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
 能父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入稱臣降而伐之疑
 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我得其內乎帝曰入稱臣降而伐之疑
 蜀之後乎蜀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
 今備已怒我與兵擊吳則我伐吳矣然吳勢也帝不聽遂受吳
 爭高吳也怒我與兵擊吳則我伐吳矣然吳勢也帝不聽遂受吳
 降則拜權下受王補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
 震海內陛下受王補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
 早臣頌言也權曰有雄才大略故漢騎將軍南宮侯耳官輕勢
 早士民有畏中權十萬戶侯不可與成清謀也夫王位去天
 可避其將軍國心不可與成清謀也夫王位去天
 子一精耳其信其德降御執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
 臣之義也我信其德降御執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
 虎博翼也權受王補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
 內皆聞之內為無事中國不憂時安重寶隨時貢獻不敢
 操告其民曰

夫臣禮也無故我我必以我我國家之民人子女以為僮

加十倍矣又下從逆不其言而處怒上下同心戰

其兵八萬人備備以身免權外禮會早而內行不順果始

言五年幸廣德泗口命荆楊州諸軍上亞進會君羣臣

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江帥必舉國而應

又不敢以大眾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

下欲以萬乘之重幸已而超越江湖者不在於別將

必勦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秣日權果不

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為吾滅二賊不

可但知其情而已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

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

所以為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

之義追尊穆初大歌頌有娥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

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

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

父颶土君潛脩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

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

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謚贊議曰聖帝

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近

之隆蓋有禮記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為萬世

式也周王所以上祖之後後且以其佐唐有功名在

祀典故也至於漢武之初造謚之義不過其父上
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帝始下論漢氏則造謚
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
陛下孝思由茲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
禮制也以為造尊之義宜重曰高皇帝而已尚書衛臻
與曄議同事遂施行遠東矣守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
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為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
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
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
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

意以兵臨之開設賞易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

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

即昨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為支葉於

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

拜太中大夫有間為大鴻臚在位二年遜位復為

太中大夫薨謚曰景侯子富嗣傅子曰曄事明皇帝

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

因曰不可伐曄有瞻智言之皆自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

又重曄持不可出蜀之議景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請不可

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知書生

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登宰

曰代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
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頭然
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擘見出責督曰夫劍
者中大魚則縶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
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來不可不精思也
亦謝之擘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擘於帝曰擘不盡忠善
尚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擘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
所問反者是擘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擘之情必無
所復進矣帝知言以驗之果得如其情從此疏焉擘遂發狂出
為大鴻臚以憂死諡曰巧詐不如其情誠信矣以擘之明智權
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
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
於天下豈不惜哉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傳曰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世所推
傳曰陶字季子
治
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為選部郎鄧錫之徒
以爲伊
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女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
賢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
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實變無常也今見卿
窮蹙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
于賈晉紀曰男立後

之起也夫將軍以問
與吾論天下事至於
守又追

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
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為平原太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

安十三年孫權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

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

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

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

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

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

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

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
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
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
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
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
之拜濟丹楊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爲揚州刺
史濟爲別駕令曰季子爲臣吳且有君今君還州
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
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
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

之耳從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吾好舉
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
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
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
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但付志
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
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襄公
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即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
踐阼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文得
益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

無事乃還鳴玉未為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其入
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
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
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
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二國之語耳
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谷因曰夫作威作福
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
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
征吳濟別龍襄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
岸列船上流而兵入州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

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為東中郎將代領
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愾常有超越江湖
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為尚書車
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
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
屯田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
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
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
道蹠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
開遏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

決謂分宰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
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
思論之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軍
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
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
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
急詔諸軍往救之今曹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
還吳欲塞夾口遇敵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
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
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

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日覽萬機莫不祗肅
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
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
忘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
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
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
之間有所割割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
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此衆語私招所
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
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

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
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
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
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
用將改由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
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
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
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
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
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

之臣入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

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
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
并攻濟東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為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
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
失信也帝不聽豫

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

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

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

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
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

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
弊効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
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
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
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
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
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
難矣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
勞則弊顧天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
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

言也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
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固利

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
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
去謂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
襲未可測也
齊王即位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

列異傳曰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
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

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爲泰山令顯母爲白侯屬阿令
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爾耳
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
嘗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時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
此侯氣澶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
遂道阿之死狀言其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
尚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
果得之死狀證驗悉如見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屍於是乃見
孫阿具言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懼恐濟言不
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實子欲得何賚濟曰隨

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遂還濟欲速知其樂從領軍門三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而消息辰時傳
直喜云者有知後月餘見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

著文以追詒隆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譜緒亦云

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議曰

於穆武王宵穰獵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

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禘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

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

不配正天皆為繆妄然下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

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

氏濟曰夫蚘龍神於犧犧自祭其先不祭蚘龍也

亦於野射自祭其先不祭騂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野射

不若邪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

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獮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

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

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群臣問其得失濟

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

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

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

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

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

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

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

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
 苟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
 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
 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
 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
 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
 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是歲薨謚
 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蔣濟其有焉
 曰景侯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
 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
 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
 五等以濟著勲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
 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
 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
 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
 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疆
 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
 朔威刑既合大勢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
 此乃不俟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黠布棄南面之尊
 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
 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

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
荅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
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
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
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郟陽祿都活
反音翻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書郎先
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
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
司空又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地
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
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
宣崇立賢桑梓之義而父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曜和璧於秦
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

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承喪
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為尚
書郎辭以家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
難得還河東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
為令黃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
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
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
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別
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
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後危
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糾谷
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
聖於用兵察蜀賊極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
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
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
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與

天下撥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後
 參信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成足以震攝疆寇
 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
 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壽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
 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
 者眾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
 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
 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
 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權未能為
 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
 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
 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
 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魏氏春秋
 尉田豫帥面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計軻比能智鬱築鞬破
 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
 如中書省以問監令令孫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為
 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
 之北能果
 釋豫而還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

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邊

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

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

吳大將步騭等騰等以見權權惟亮自疑深自解

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

征而帝抱攝羣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

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勳大衆舉大事宜與羣下共

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

其善者推成之終不顯已之德也若衆人有譴過及愛憎之

說輒復為請鮮以塞諸洞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京州刺史

徐邀並有諧發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繼介寵得

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資在界邑名出司類之右鄉人司

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妬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為貢構

造謗端恣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

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為卿自

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
疾在案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楊豐子
後為尚方吏而以其職事譴怒欲殺之景初二年遼東平定
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

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
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
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
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
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
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
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
納其言即以黃紙授放資既出帝意復

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次負曰我自召太尉
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市尹命更為詔帝獨

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
至登牀受詔然後帝崩

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

作手詔令給使碎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

軟關西還長安碎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碎邪具問乃乘追

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驪其足耳之曰臣以死

奉社稷曹肇弟纂為大將軍司馬燕王願失拍肇出纂見驚

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還已暮放資宣詔官門不得復免
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請廷尉以處事失宜免
帝謂獻曰吾已差使出獻流涕而帝亦免
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
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
勢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陸

使

下惡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即昨猶有曹休外內之望類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問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挫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與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為服不相為服則意有與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為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維綱者宜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入勅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御言當為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侷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誘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疆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碑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諛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為孫劉于時號為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問當安危所斷而

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理豈得然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失然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

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即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

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以坐受素

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勤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

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謹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

嘉靖十年刊 鬼志十五

善怒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
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順神和
氣以未無疆之祚置舍人官
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

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謚曰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頭責

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辭資復遜位歸

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謚曰

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

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

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并時

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

放資著勳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案孫氏譜

宏為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豪俊

公子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關求其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

能名目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

太守楚子洵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秘書監盛從

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皆將濟才策謀略世之奇

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策壽畫所料是其倫也

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

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寧真矣

程郭董劉蔣劉傳卷第十四

魏書 國志十四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鑄板
左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魏書

國志十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辟為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暨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

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
茹陂七門吳塘諸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
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
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
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葉
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
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
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靖黃初中從
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
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

爵關內侯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
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
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
指期無流連之吏寡孤獨蒙厚振之實加之以
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
垂拱仰辨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
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
母喪去官後為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
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

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詔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崇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

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

邊守屯據險要又脩廣戾渠陵大竭水溉灌薊南

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

軍進封達成鄉侯謚曰景侯子熙嗣

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為車騎大將軍開

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荊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房

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貧於十部從事

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

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陟為襄陽

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

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

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
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
荆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大
傳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傳

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眾有異有黨宗
族咸景附焉位至穎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
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誦誦者數十
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
養志問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
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
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
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

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
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
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直之風

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

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

温朗謂邵曰脣齒之喻豈唯虞虢温與野王即是

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

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

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為郡內憂之邵不從

遷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為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

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為治書御史當徙西

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

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

夫相負前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
除羣穢廣舉賢士此誠靈心垂慮特興至治也威
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
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
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
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佐
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忠臣松之案朗此對但為
辭如為不相酬塞也朗知卓必亡恐
竟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
父老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奮發

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皋北界大
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
四方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
與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為
監管謁者統兵馬足以為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
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戶獨
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眾數十萬
皆隸熒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
死者且半父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
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

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空掾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謂當作船徙民恐其不樂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徃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

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

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羸

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

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

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為伊顏之

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魏書曰文

命必言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夫之謂亦未為得也昔湯與

伊尹而不知仁者遠矣易稱顯氏之子其於庶幾乎有不善

未嘗不為知之未嘗復行固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歲

道一舒卷與同御世垂訓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徒積世

或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為善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建安

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白河到居巢軍士大

喪朗躬巡視致醫藥亦遇之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

衣幅巾歛以時服州人追思之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

高王微初未効而還此疫瀉既不能自效事員國明帝即位封朗

子遺曰武寧侯邑百戶朗弟季又以子望繼朗後遺望

子洪嗣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季之長子有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

士答字君初子鄴字子晉驃騎將初朗所與唯以徒趙咨官至太常為世好

軍封東平侯公並見百官名志

梁習傳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

辟召為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

為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

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

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

扇動往往棊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

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

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

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

與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

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

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

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貞長老稱
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
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
摠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
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救粟以
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略
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
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
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勅郡縣自將治
中以下軍往就之市場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
馬弯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
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到習責延曰汝
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
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諸軍

還到長安因留騎皆太原烏丸王之曾孫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
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解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
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
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
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
叛恐其為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棄畧封為關內侯
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
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
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
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
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
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
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

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

有二義士李臣松之以為習與王思同察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

之雅旨乎史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哉君子不為苟存不

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怒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

死義者豈 其然哉 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

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畧苛吏傳

卻嘉俱從微起官位畧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為開

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駁吏王思卻嘉純

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勤思為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

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若目

瞋瞋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援性少信時有吏

父病篤近在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

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

死思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

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

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時有丹

陽施畏魯郡倪顛南陽胡業亦為刺史郡守謂之苛

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惡尤甚以善修人事不廢

於世嘉平中為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

不急過無輕重輒揮其頭又亂杖撻之牽出復入如是數

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

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

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

白日常自於墻壁間闚視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

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嘗察行宿止民家民家

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挿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

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五百吏椽孫弼入頓頭責之

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

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

昌在道右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

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訪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兌與死

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

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

弘農弘農人告類莽不任宰郡乃召入為五官中郎將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魏畧

世單家富為人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而家
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
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為司空
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袁尚拒
太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
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
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為言利害
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
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
反河內張晟眾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閒河東衛
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為議郎參

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
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
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
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為變乃移諸
縣促儲備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
為衛尉子超為將軍統其眾後超反既從太祖破
超於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
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為尚書出為雍州刺
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從征
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兵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

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
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攻
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龐西天
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為將吏
者休謀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
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
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
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
軍令既之武都徙氏一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為兒童為郡功曹游說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殷先歸敕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持子

張德容童昏小兒向異客哉殷曰鄉勿怪乃方伯之
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
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首乃許之殷先與
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
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
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兒為
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太守後轉隴西以問既既稱楚
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以問既既稱楚
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大和中
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
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
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
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
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持往吏民
不顧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
堅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獲爵寵
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為晚也
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龐西楚聞賊到乃
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
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使人不攻自服卿

嘉靖九年補刊

卷之五

一

若不能虛自疲弊耳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為使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邀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酒泉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完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卜竝字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

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為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為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奴婁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莽既其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鄗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鄗吾復何憂然謀略過人今則其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儁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為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

曰道維險非弁陞之隘亮秋島合無志車之計今武
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城七十餘騎逆拒軍於鷓
陰口既揚聲軍從鷓陰乃落由北次出至武威胡以
為神引還顯美既以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
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眾
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固敵為資若
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
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
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
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

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

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為腹心建安中約從
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
湟中其婿閻行欲殺英以降夜攻遂不下遂嘆息曰文夫
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眾轉少當從英
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
來獨夏侯爾夏侯之眾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
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數會羌胡猶可以有為也遂
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
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
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為軍師封列侯從
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
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
也遂流涕哽噎公嘉其敦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
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

城人也後名監字彥明少有德名始為少將隨韓約建安
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為健行嘗刺超子折因
以折子搥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詣太祖太祖
厚遇之表拜捷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
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為將軍與軍以來
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軍與軍以來
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
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
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
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為都督及
約還超為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
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
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
數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
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欲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聞行
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
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
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慶且又官家
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
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

別領西平郡遠勸其部曲與約相攻奪行
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大祖表拜列侯帝甚悅詔曰

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
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

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
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

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
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

侯尚從弟初為臨陵侯彰驍騎司馬宣王為征南將軍都
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衡等求救

到乃與進然等走時謂儒為怯或以為曉以
少疑隙得登殺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為太僕西羌悉率眾

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
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
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
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
胡鈔擊重其害其募所虜獲者皆以界之外沮其
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光等
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
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
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
定胡遵酒泉龐濟臧燿張恭屬生列等終皆有名

位

魏畧曰初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二十葉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為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

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知既貴顯終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歎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黃初四年薨

詔曰昔荀栢子立勳翟士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

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

容民畜眾使群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

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

謚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

平中女為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為安

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

魏畧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為溫令名有能會諸葛亮出
緝上使直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為有籌畧遂召拜騎
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為尚書郎以精職為明帝所識
帝以為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
二十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
數千人緝世客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
舍悒悒縶擾數為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大將
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
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
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
仲縣論恪以為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勝恪也
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
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
諸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為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為涿郡太守卒恢
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
以富為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

舉孝廉為廩丘長鄆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
稱入為丞相王簿出為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
卿在親近顧以為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得無當胃行將濟為治中邪時濟見為
丹楊太守乃遣濟還州父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
刺史曉達軍事動靜並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
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
此閒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
子孝縣軍無有遠備則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為
患於是自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

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三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左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為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為侍中出為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為朕執事忠於王至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

卒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

軍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京後出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談

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

萬言魏略曰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

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

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軍于并軍急攻之城

將潰絳父老與援要要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

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

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

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

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

死耳左右義逵多為請遂得免魏略曰援浦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

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局為者也故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士害中以卑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

殺之逵從害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平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

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

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開行送印綬歸郡且曰

急據皮氏援既并絳眾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

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

言故得無敗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

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

烈節顯于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鬪以加也其才兼文武

誠時之利用 魏略曰郭援破後 為知前出已老一為獨

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達救之力不能解

為之改 照馬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

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

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

固逵從琰求兵脩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

逵得盡誅之遂脩城拒琰琰敗逵以表祖父去官

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

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

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

何憂其後發也逵奏屯田都尉董士民都尉自以

...

不屬耶言語不順遠怒收之數以罪上飽折脚坐免

然太祖心善達以為丞相主簿太祖欲征吳

有諫者太祖怒然則亦有諫者曰

如此不可不諫也乃達等當送獄

意遂走皆殺然其以達主簿也

我事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

捕適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

意源獲其職此達為諸生略覽

王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

震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

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達忠恐其

割瘦九人死達猶行其意而瘳

太祖征劉備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勢

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竟重者

道逢水衡載一人皆放其

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祖

崩洛陽達典喪事魏略曰時太子在鄴

中搖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達建議為不可

祕乃發喪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叙不得動而青

州軍擯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

之達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

作長檄告所時鄴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

在給其廩食時馬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

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

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

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達爲鄴令

月餘遷魏郡太守魏略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

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達出門而郡官屬悉當大軍

門詣達於車下達抵掌曰請治所何宜如是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卷之五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出征復為丞相主簿祭酒逵嘗坐人為罪王曰叔嚮

猶十世宥之況逵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

者亂行逵斬之乃整至譙以逵為豫州刺史魏略曰逵為豫

州逵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是時天

臣在外唯毀下為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

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

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

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

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

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

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州

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

犯外脩軍旅內治民事過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

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

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

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

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

百餘里毋出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

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

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

少敗逵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
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
之計帝善之具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
使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
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逵至五
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
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升軍於
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
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
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

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
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
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
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逵軍遂
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
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
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休軍幾無

救也

魏畧曰休怨逵進遲乃呵責逵遂使主者勅豫州刺

史往拾棄仗逵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刺
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
雖知逵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
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逵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逵
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

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已身者也
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
之曷為以是稱說滅獲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
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
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
况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
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會病
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
喪事一不得有所脩作薨謚曰肅侯魏書曰達時年五十五

子克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
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達碑像念
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達
存有忠勲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

天下以勸將來

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也項復入達祠下詔曰達沒有遺愛歷世見

祀追聞風烈服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遠矣祠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脩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
充咸熙中為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難司馬丈王賴充以免為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封魯公謚曰

武公魏略列傳以達及李孚楊沛二人為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達後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

孚為諸生當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表尚領冀州以孚為主

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關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鄆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鄆尚欲救鄆行未到尚疑鄆中守備

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入往恐不足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

得孚曰聞鄆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存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鄆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勅使具脯糒不得持

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所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橫將三騎投暮詣鄆

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勿牧者多故爭因此夜到以
 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園循表而東從東園表又循園而
 南步步呵責守園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
 南過從南園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園者收縛之因開
 其園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爭得入配等見
 爭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園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
 入也方且復得出乎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園必急不可復
 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
 老弱為使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
 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持火爭乃
 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園將士聞城
 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園爭出北門遠從
 西北角突圍而去其明太祖聞爭已得出抵掌笑曰果
 如吾言也爭比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
 中山而表譚又追擊尚尚走爭與尚相失遂請譚復為
 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收譚譚戰死爭還城城中雖
 必降尚擾亂未安爭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
 冀州主簿李爭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爭叩頭謝太祖
 問其所白爭言今城中疆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
 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宜傳明教公謂爭曰鄉便還

宣之爭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爭還入城宣教各安
 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爭為良足用
 也會為所間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名為嚴能稍遷至司隸
 於陽平太守爭本姓馮復改為李楊沛字孔渠馮翊萬
 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際除為新鄭長興平末人
 多饑窮沛課民益畜乾棧收豎豆關其有餘以補不足如
 此積得千餘斛燕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
 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謂見乃皆進乾棧太祖甚
 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
 不肯如法沛先趨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能累遷
 九江東平泉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鬪影刑五歲
 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沛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
 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揚沛比故沛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
 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縮百匹
 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縮百匹
 既劉勳等畏沛名遣家騎告子弟使各自檢勅沛為令
 數年以公能轉為護羞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
 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還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

漢志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紅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間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捧其頭與杖欲搗之而逸得去衣憤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如婢後占河南夕陽亭却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不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惣統三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之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集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劉司馬梁張温賈傳第十五 魏書 國志十五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魏書 國志十六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為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惣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簿峻乃為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八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

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為騎都尉
妻以從妹其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
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
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
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
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復陳
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
峻魏武故事載今日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
義兵周旋征討後表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
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
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
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與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
計牛輸穀細科以定施行後祗自以為儻牛輸穀大收不

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城一孤猶以為當如故大
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以從使與荀令君議之
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
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
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
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
隆王室祗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
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爽中宜加封爵以
祀祗為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祗本姓諫先人避難易為秦
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
才名多所著述嵩字顯字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
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
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
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
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

錄功臣謚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

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

都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魏略曰則出

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

皆故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所在有威

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破

則綏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

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

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

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

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

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

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

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

校尉賜爵關內侯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

平夷之功聞又出車西定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

之功效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

宣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寧

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

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卹以感恩為官効用西

乎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則歸命送質破

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聖明

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苟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

又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

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

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

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因

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

破之斬進及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

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

拜侍中與董昭同察昭嘗枕則膝則則推下之曰

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晉侯植聞魏

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

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欬正論以對侍中傅翼

指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略曰善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

同郡吉茂者是時仕肅歷縣令遷為宛叢茂見則朝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笑曰我誠不能效汝寒暑驅鹿車馳也初則

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裝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當度指自傷失先帝意帝怒激而哭其後文帝

出游追恨臨當願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而則以為為已欲

下馬謝侍中傅翼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

而方懷二心生怨歎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周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况人臣乎

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

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

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

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

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

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

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

相未至道病亮死謚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

襲封愉感熙中為尚書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壽啓事補愉忠

篤有智意 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傅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

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

功曹守鄆縣令繫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

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

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

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傳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

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且遣人謂紀曰有國士

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

太祖以畿為司空司有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

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衆人奔走

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謂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

何為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

署為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勒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太祖既

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

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

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

張晟寇殺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

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

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傳子日或

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

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

之未至彧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

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

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
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
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
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
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廢之足矣遂詭道從邱
津度邱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侮固常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褻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范先欲殺畿以威眾傅子曰先云既欲為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為虎矣今不殺必為後患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

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賞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賞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

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
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
畿知諸縣附已因出軍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
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
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
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
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
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
大義遣令歸諱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
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

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
役隋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
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
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子官親自
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
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韓遂

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
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
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
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
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

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自我府君終無一人逃

亡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索畿拒以他

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善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稱

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

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事

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

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

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畿在河東

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

為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略曰初

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

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

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

亡者妻今備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

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

帝為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

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

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

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國語注穡毛詩傳曰

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

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諡

曰肅侯子恕嗣傳子日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

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第稱也畿為尚書僕射二人各

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義無子非徒無子始將無家

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為誤後死後豐
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泝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
畿知人魏略曰李豐父名義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
與此不同義蓋校之別名也

書門侍郎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掾角
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諫

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說而
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楊懷玉也由此為豐所不

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
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
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網維以正言於是侍

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
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

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

州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建字長悌為相國掾有龍

神字季勝河南尹粹子安字仲悌與昭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

頽字景屢御史中丞乃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

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

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能止虎之士展力之秋也

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搯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

郡牧守咸共恣恤民之術惟將率之舉農桑之民

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

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

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司其戶口不如往昔一
州之民然而一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違難繞天

略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一管九州之地其爲艱難
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
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豈曰不能十州擁兵郡且
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
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司冀而
已臣則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
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
昭異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
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
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

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無
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
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
訟理故囹圄虛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
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
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
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
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
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
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

異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
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
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
所察凡言此者類皆䟽賤䟽賤之言實未易聽若
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
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
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在非所務
所務非世要上䟽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
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
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

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
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
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
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
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
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
郡考士必由四科比日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
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
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
使具爲課州郡之法若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

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謀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

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惠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

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
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
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景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
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社氏新書曰時李豐為常侍
黃待郎袁侃見轉為吏部郎
荀侯出為東郡太守二
人皆怨之同班友善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
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
以罰當闕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
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
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
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

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
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
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
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
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廢事不康刑禁日弛豈
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
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
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
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
陛下感怒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

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
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
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
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
舉網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
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
之雋又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
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
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
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

必曰私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
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
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
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
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
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
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
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
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
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

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幄帷行則從華輦親對詔
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
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
明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人得自進人自以
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
治事何事不辨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
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
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
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
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

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
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
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
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
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
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
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
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
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
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

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

事之大者也

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怨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

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違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

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

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

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

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減而

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

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

考其終始必以違眾迂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

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

弗為耳使天下皆北月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

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

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

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

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

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

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

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祐之少委

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

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

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

相魏略曰恕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為弘農

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

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

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

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

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職嘉善

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

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

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敬又不欲煩指吏民常豫

勅吏卒行各持鎌所在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

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

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量以

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洽能乃爾吏民稱

歌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為中書令後轉為監

去官
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

壘壘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為恕言者起家為

河東太守歲餘遷涿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

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

於曩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是以不得當世之

和政屢在外任復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

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表

保等戒恕曰程中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

州是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所待之而

恕不以為言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

徑將數千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去衣言

上喜於是易衣奏怒下廷尉當死以父畿畿勤事水死

免為庶人從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杜氏新書曰

謂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起答書曰況示委曲夫法

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

障也而讓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置其

中僕得此書便欲歸函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諾在其間他

此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聰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一

亮使人割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

解論程在比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後有人出征北乎君

官事無大小皆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

邦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

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語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

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

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深文効怨

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怨從趙郡還陳留阮武

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怨曰相觀才性

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度天官而求

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

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就自思成一家言在

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

杜氏新書曰

喜欲怨折節

夫法

不致

其調

他然

不見

不自

令下

不從

又

事

程

意

任

意

怨

怨

怨

免為庶人從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

謂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起答書曰況示委曲夫法

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

障也而讓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置其

中僕得此書便欲歸函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諾在其間他

此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聰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一

亮使人割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

解論程在比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後有人出征北乎君

官事無大小皆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

邦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

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語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

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

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深文効怨

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怨從趙郡還陳留阮武

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怨曰相觀才性

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度天官而求

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

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就自思成一家言在

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

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

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宜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

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己也四年卒於徙所甘

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

庭感焉詔封恕子預為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樂詳字

文載少好學建

安初詳開公車司馬今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

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

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嘗詳文學祭酒使

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

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編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

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教質而不解詳無愷色以校書地

率

率

率

率

率

率

警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卷又善
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太和寧轉拜騎都尉
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不出為宰守至正始中恕奏議論
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恕奏議論
駁皆可觀擬其切世大事著于篇備杜氏新書曰恕弟理
字務仲少而機察精
要歲可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子寬字務叔清虛玄
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心絕於世務
其意欲探頤素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
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卓創未就惟刪集
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
婿王隱晉書稱預智謨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
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
非先儒說左氏未究立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
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
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即摯虞其重之曰
左立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在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
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
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嘏尚書左丞晉
諸公贊曰嘏有器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有才望為黃門郎

為趙王倫所枉殺嘏子又字弘治少有令名為丹陽丞早卒
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諶字士信徵辟無所
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關達博通淵雅
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射撰藥
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
度荀綽兖州記曰坦出紹伯父亡次兄當龍前父愛柯言名
傳之遂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福巾而居後雖出
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處存心經誥博學洽聞選
為濮陽王文學遷領軍長史喪
官王衍時為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

為名儒續漢書曰興字少顯諫議大夫衆字子師大司農渾兄泰與荀攸等

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

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人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
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
書侍郎加去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助泰謂進曰
董卓卓矜忍官不義志欲無厭食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

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除有
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墜不遠又為陳時
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
也造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開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君
寮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疆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
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衆人莫不變容為泰震慄
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
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起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
無雞鳴狗吠之驚百姓忘戰曰父仲尼有言不殺民戰是謂
棄之雖衆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開習軍
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滅民懷攝服二也袁本初公
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
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
履刃決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
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
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
加婦姑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人人暴時以觀成敗不肯同
心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
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况其悍
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警驅羣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

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
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為瓜牙壯夫震悚况
小聰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
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三以亂攻治者三以
邪攻正者三以逆攻順者三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官忠
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三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
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郡根矩清高直亮羣
士之措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疆弱燕趙齊梁非
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梁陽况今德
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徽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
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復兵以驚天下使患役
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為將軍
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
士馬使就其黨竊為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
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為
揚州刺史未至官
道卒時年四十一
渾將秦小子袁避難淮南袁術賓
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泰

善渾乃渡江投歌太祖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
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
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
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
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
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
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
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
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
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

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
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
降渾責其相付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
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
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
等懼將餘無不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
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
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
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
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

家由是山賊比日平民安產業轉為上黨太守太祖
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
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温信者與孤老為
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
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田漢中
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
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
涇患水滂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
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滲下宜溉灌終
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

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
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
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
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
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
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
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

晉陽秋曰泰子袁字材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

袁曰部公業為不亡矣初為臨晉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
泰始七年以袁為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熙字思元晉諸
公贊曰熙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熙弟質舒謂皆為
卿熙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為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

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士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

得分明胡常怨望慈比自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書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

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

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為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既瀆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樓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樓犁又教衍漑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學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為下與利可以亞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

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
 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
 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摘姦發伏咸為良二千石
 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為太
 子洗馬黃初初轉為黃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始京兆
 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
 解目前亦不為民作又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
 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
 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
 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
 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閉鉏
 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
 多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
 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
 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已
 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
 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

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
 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
 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
 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
 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
 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涉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
 行至嶠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
 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
 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于今
 稱頌之也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
 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數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
 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
 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
 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子希至
 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
 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
 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
 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二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為白衣時
 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為愚性儻不
 脩德而願大必成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郎

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

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視

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

終當敗滅但不知我又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

十餘年間愚為兖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

華時為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案孔氏譜孔又字元雋

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

賴卿畫孔子象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又

父祖皆二千石又為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

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

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旣敗事之良又矯矯

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

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

綸治體盖有可觀焉任蘇杜鄭倉傳十六

南